

# 我在福州读的《济宁日报》

刘修健

十八岁那年入冬不久，我早早地从村中凤凰眼古井里挑了一担水，一路上摇摇晃晃刚走到家中，母亲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红色的人伍通知书说：“送信的人骑摩托车刚走，让你明天上午到乡武装部去领军装。你就放心当兵吧，家里不用你挂念。”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夜里一场雨，薄雾浓云向天地漫漶开来，村里蜿蜒的小路变得泥泞不堪。我从家里推出老旧的泰山牌自行车，走上泥泞的小路，车轱辘不一会儿就满了泥，顷刻间成了泥葫芦。走一会儿就得停下来，用水棍刮车轮上的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最后只得扛着自行车，用力甩掉粘在鞋上的黄黏泥，一步一滑地向七华里外的乡镇公路踉踉跄跄地走去。

1990年11月26日上午，我们一百多名新兵从金乡坐上了济宁的大巴车。夜色朦胧中，我们依次登上了南下的新兵军列，七天七夜到达福州站。那天上午，天气晴朗，温润如春，满目都是晃眼的油绿。

下了火车，我们的腿脚都肿得像个大馒头，走路来一瘸一拐。但我们顾不上这些，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想这就是家乡人常说的南方吧，这就是燕子年年来过过的地方。

小时候大人们说，南方常年温热，一年没有四季，辣椒茄子都长在树上。我用眼睛在绿树丛中搜寻了好久，也没找到长在树上的辣椒和茄子。

带兵领导把我们这些新兵集合到站前广场，那里早已停好了一排排军绿色卡车。我们依次爬上卡车，一辆辆军车载着我们，风驰电掣地向铜盘路开去。沿途路中间的隔栅上挂着大红横幅，上面写着“保家卫国，当兵光荣”“热血铸军魂，青春写忠诚；参军报国路，无悔此生行”等标语。

部队大门前的大红横幅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当地人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小学生手持着大红花来回挥舞着，大一些的学生和着鼓点兴奋地打着腰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锣鼓喧天，喜庆的热浪一浪推着一浪。去部队营房的道路两旁，站着一排排老兵。他们热情高涨，也敲锣打鼓，喊着同样的口号。我们一下子融入了电影中欢迎解放军的热烈场景，沸腾的气氛包围着我们，仿佛被热情的火焰鼓舞着，年轻的心被深深地感动，我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炽热的泪水。

我被分到新兵连二连二排二班，我们连和一连、三连的新兵战友们一起在大操场上训练。那时候训练量极大，每天都是训练，晚上还有夜训，相当辛苦。我们一个个都咬牙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掉链子做耍种。吃饭的时候，我一手抓五个馒头，南方兵看得一愣一愣的。班长见我饭量大，悄悄对我说，先打半碗，吃完再打一碗。

有一天，我收到家里寄来的棉布包裹，里面有一封家书和妈妈纳的千层底。那双布鞋用两张《济宁日报》包着，我打开报纸，如获至宝，一股墨香扑面而来，我把每个版面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从此，只要战友回家探亲我都让他们捎几期家乡报纸。

我从《济宁日报》上了解到京九铁路大桥开工，以及金乡大蒜进京的消息，还从报纸上知道京福高速公路上“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的广告词，战友们也围过来争相传阅《济宁日报》。此后，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战友们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都捎带一份家乡的报纸。

新兵集训结束后，快要过春节了，我被分到军区野战医院。春节官兵会餐时，领导让分来的新兵给大家做自我介绍。轮到我时，我首先介绍了我的名字，来自山东济宁。我们济宁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陆路水运发达，人杰地灵，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处长离开椅子站起来，端着酒杯径直走到我的身旁。他用亲切的眼神看着我，点点头，然后有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起举杯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 从秋到冬：在时光渡口与落叶共舞

图文 邵泽平

香在空气中弥漫。

每一颗饱满的谷粒，每一只浑圆的果实，都是光阴与汗水交织后最诚实的回响。这份源自土地的踏实与满足，让季节的画卷涂抹得愈发浓郁醇厚。诚然，季节也并非全然明亮的颂歌，初冬萧瑟的风会陡然响起。

一阵带着寒意的风蓦然掠过，穿过层叠的林木，吹得万叶齐鸣，飒飒作响。它卷起地上的落叶，让它们在空中狂舞、盘旋、碰撞，刹那间竟演绎出悲壮的苍凉。

这时，常看到山腰果园的主人，那位沉默寡言的李叔，倚着老梨树粗糙的躯干，默默望着远方。他的眼神里有丰收的欣慰，也有一丝不易言说的疲惫。

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种植万元户，梨树老化，几经换代，才保留下这片梨园。叶子簌簌落下，砸在他带着泥土的帽檐上，他并不拂去。“落吧，落吧，”他仿佛自言自语，“落干净了，树才好歇息，攒足力气等开春。”

这秋末冬初的萧瑟，在他眼中，不是衰败的挽歌，而是大地天然的沉淀，是生命为了再次喷薄而开启的深长呼吸。

更多的时候，秋风是那般温柔可亲。它拂过脸颊，既不似春风那般慵懒缠绵，也无冬风的凛冽刺骨，只带着草木干燥的清香与泥土湿润的芬芳。它掠过耳畔，如同低吟着古老的歌谣，又似在娓娓诉说着光阴的故事，直说到冬天的启程。

初冬的风，裹挟着暮秋特有的气息，一路奔涌至泗河岸边那片广阔的芦苇荡。夏日里青葱挺拔的芦苇，此刻已褪去青翠，换上了一身苍劲而高贵的枯黄。风过处，苇海起伏，金色的波浪层层叠叠涌向天际，发出连绵不绝的“沙沙”声，这是秋天为冬天谱写的苍凉而辽阔的旋律。

我就是这样的光影里遇见林静的。她独自一人，戴着一顶宽檐的草帽，帽檐压得很低，恰到好处地挡住了炫目的秋阳切割成柔和的碎光，洒在她专注的额头上。

她升起三脚架，镜头久久地对准那翻涌的芦苇荡。衣角在风中轻轻摆动，不知何时沾染上了一丝清冽的薄荷香——那是河畔野薄荷在风里释放的独特清凉，仿佛可以洗涤灵魂。

她按下快门的瞬间，神情虔诚而庄重，如同捡拾一片最完美的落叶，要将这瞬间的永恒凝固于方寸之间。她说，每年此时都来这里拍摄芦苇，“它们枯了，却枯得那么有风骨，像是在用尽全力最后一次歌唱。”那镜头捕捉的，不仅是风景，更是生命在肃杀中的壮丽回响。

秋冬之际的雨，是另一种婉约的笔触。有时，细雨淅淅沥沥，缠绵整日。雨丝细密如针，无声无息，在天地间织一张朦胧的纱网。远山如黛，近树含烟，一切都浸润在柔软的诗意里，模糊了边界，也模糊了时空。

一个微雨的午后，在泗河的石拱桥下避雨时，遇见几个放学归来的孩童。他们并不急着回家，却在桥洞下，用湿透的落叶折成小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入缓缓流淌的河水中。



小船载着金黄的愿望，在细密的雨丝中起伏伏，悠悠向下游漂去。“小船小船，漂到大海去！”孩子们清脆的童音伴着雨声，竟驱散了冷雨的寂寥，添了几分天真的暖意。

雨丝细若烟雾弥漫时，整个世界便成了梦幻的水墨丹青。雨停后，空气格外清冽，带着泥土苏醒的气息，深吸一口，五脏六腑都为之一通爽。

雨过必是天晴，长空澄澈蔚蓝，宛如毫无杂质、深邃无垠的蓝宝石。空气清冽纯净，视野开阔至极。立于青龙山之巅峰极目眺望，远山如蜿蜒的墨线，近处泗河如银练，水汽氤氲如烟。天地澄明，万物可亲。所有的心绪，仿佛也被这浩荡的风轻轻拂去，只留下开阔与欣然。

何必追赶季节？每个季节都是宇宙精心

## 近镜头

# 惠河湿地里的济宁新发现

胡成江

那条双向四车道已在脚下了，刚才调头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向另一边望去，明亮的水面，橙黄绿相间的树木，终于看见湿地的影儿了，就是我们来时左手边那些成排大树绵延的地方，大运河与惠河在这里与南四湖交汇。

大运河溜了南四湖的边，惠河直冲过来汇入大运河，流进南四湖。天桥的中部有一段镶嵌了玻璃，站在玻璃上面向下看，运河在脚下流淌，偶尔会赶上有船在脚下航行。这种刺激而新奇的地儿，恐高的人是不敢走上去的。

走下桥再回头看，原来这跨路天桥的两端各有一部电梯，装在玻璃罩子里，湿地也是不收费的。一块电子屏上显示：“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1721个”。这是个什么水平，百度说：“属于较高浓度的范围，可以增加氧气的吸收量，改善肺部换气效率，促进肺功能，还能够缓解抑郁、改善睡眠质量，调节神经系统，对健康有积极影响。”到这湿地里走走，呼吸更顺畅，相当于洗肺了。

一条林荫路通向远方，路面喷了红色橡胶颗粒，两边是一排排的树木。绿树掩映下的红色道路，在两边白色框框中，更给人以幽深静谧之感。路两边的树木有松树的挺拔，却不似松树那样刚直，枝叶看起来更柔婉，有点像杉，姑且称它作杉松吧。

路旁不时可见一块牌子，图文并茂，详尽介绍着各种珍稀禽鸟，大多是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这湿地竟有这么多种鸟。前面不远处的路边有一木屋，走到近前，屋外的标牌上写道：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山东微山湖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孟楼湿地固定样地，面积100m×100m，海拔34.1m，地理位置116°38'28"E、35°5'16"N，建设单位济宁市南四湖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

这木屋是孟楼湿地固定样地，木屋的那边，明亮的水面上倒映着草木。向前走没有再见到这种木屋，观鸟平台确有不少，一面木板墙立在水边，上面开了方形的窗口。

见有“观鸟一路”的路牌，就走过去，到了尽头又见大运河，顺着我们来的公路，上面不时有船行驶。离开观鸟一路再向前走，又见观鸟二路、三路、四路。

观鸟四路端口的标牌上写道：2020年2月，国家林草局和国际湿地公约组织中国履约办公室确定将我市列入中国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遴选城市，上报国际湿地公约组织秘书处。

2022年6月，国际《湿地公约》组织官方和国家林草局官方网站发布信息，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名单揭晓，济宁市作为国际25个城市



之一、中国7个城市之一、山东唯一城市，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读完不禁惊呼，全世界只有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国那么大山清水秀的地方多的是，仅有7个，济宁便在其中，不能不说济宁生态治理成绩斐然。济宁是国际湿地城市，我生活在这里，却全然不知。

这个济宁新发现，令人振奋，我要讲给每个人听。走到惠河湿地孟楼岛的另一端，见对面有十几棵黄绿叶子的树挺立着，倒影在水中，像一幅水粉画，着实好看。环孟楼岛一圈是3.5公里，加上观鸟一路，走了大约5公里，一点也不觉得累，大概是负氧离子洗肺的缘故吧。

苗青 摄影

## 贺“寻幽圣地·诗话济宁”全国诗词大赛圆满成功

蒙建华

寻幽圣地咏流芳，诗话济宁情未央。博得骚人争笔阵，邀来远客奉天章。金声缭绕千秋韵，玉句萦盈万仞光。跨越时空康李社，妆添邹鲁焕新光。

## 贺“寻幽圣地·诗话济宁”全国诗词大赛颁奖大会

黄希庆

金秋时节聚群英，两载征途硕果盈。礼乐声中歌盛事，诗花香里睹才情。亲躬种下吟边桂，健笔蘸来榜上名。拔萃新苗犹带露，披霜霜菊愈峥嵘。

## 贺济宁诗词文化学会成立两周年

姚念龙

济水汤汤润雅章，吟坛两载绽芬芳。淄都聚友研平仄，杯酒谈诗论短长。笔蘸湖光描胜景，情融鲁韵谱沧桑。初心不改勤耕作，再谱新篇咏圣乡。

## 贺济宁诗词文化学会成立二周年

李广坐

时逢诗苑两春秋，鲁韵吟吟意未休。

圣孝尼山留御墨，徽音济水展歌喉。传承儒脉才高聚，根植文田精益求。今日擎旗添共乐，明天更上一层楼。

## 深秋垂钓

杨凤言

秋风萧瑟雨侵栏，雾色微濛叶已残。惟有野翁垂岸寂，独留丝线入江寒。念随庄梦飞千里，情逐晓鸥飘万端。谁解溪滨垂钓意，斜阳正尽暮阑珊。

## 立冬感赋

李芳

立冬冬至岁时迁，雁着云中过昊天。翠柳叶黄荷已老，丹枫色郭菊犹妍。秋郊郊野千重画，寒向城乡万叠烟。壮志应能摧冷气，骚人高咏奏琴弦。

## 晚秋

郭爱红

枫林叶叶似红英，篱菊丛丛动客情。狂雁喧嚣人字列，宿鸦栖息一巢争。他乡渡外玉簫冷，故土窗前寒月明。料得魂寻千百度，不堪诗酒醉归程。

## 打卡半壁街银杏

张昭军

庙廊红瓦黛砖墙，秋末微风银杏黄。

西华门前留倩影，半条街里嗅芳香。忽听车马谈经典，遥望圣身浮耀光。多建馆场商气厚，寥闲府校读书琅。

## 咏秋

王书明

疏雨敲荷碧褪痕，凉飙卷叶覆荒村。孤亭夕照归鸿远，新壁残灯客梦昏。桂酒空斟思故旧，锦书难寄立柴门。登高望尽天涯路，唯有寒蛩咽月魂。

## 重阳

张良聚

佳节逢重九，菊英盈袖香。振衣登塔顶，极目眺遐苍。云淡天弥远，风清气渐凉。唯祈人久健，共寿永康康。

## 蜀地访古

宋乃龙

星象藏神秘，铜人见道明。玉璋凝旧魄，金杖显威名。堰水千年润，离堆万古情。先贤留伟绩，凭吊意难平。

## 秋

朱宇

霜下秋风冷，云开水共连。

林封归鸟后，叶坠寂人前。有酒堪同醉，无诗不问眠。欲思天外月，俯首便重圆。

## 大宝相寺(新韵)

赵洪顺

千载昭空玄宝月，庄严神圣烁宸宸。九天气场盈飞鸟，厚重人文震古今。

## 秋日登高

高春华

云扶雁字排空碧，风卷林涛万壑秋。莫叹千山凋翠色，丹枫染处醉汀洲。

## 超级月亮

孔燕

天官挥墨绘银盘，特写今宵白玉团。秋尽若怜离别意，先来曲阜再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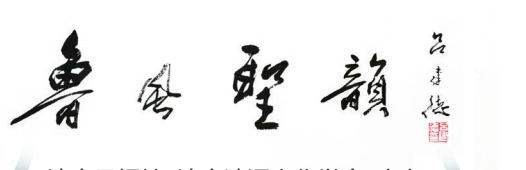
## 赴济宁参加“寻幽圣地·诗话济宁”全国诗词大赛颁奖

石超

清风拂槛鸟鸣琴，菊傲霜枝云影深。艺苑珠玑光满径，运河波共满仙吟。

## 夜思

高志伟



济宁日报社 济宁诗词文化学会 主办

本画竹梅寻淡泊，未想寒风渡笔毫。斜月寄影感露冷，只添落叶离枝梢。

## 鹧鸪天·桑榆吟

相树杰

绛霜枫韵卧沙。孙倾菊酒映霜华。一壶秋色煨春暖，半世光阴听叶遐。风飒飒，月些些。棋声敲碎旧檐牙。桑榆莫问斜阳事，犹照新醅醉晚霞。

## 如梦令·鱼栖寒塘

张景生

枯柳寒塘霜厚，残荷影孤波皱。鱼入藻丛深，冬至身型消瘦。风骤，风骤，啸荡涟漪声奏。

## 霜天晓角·霜菊

程殿友

寒飙凛烈。瘦影披霜阔。占尽三秋颜色，黄英碎、冷香冽。如铁。破岭雪。金甲满城热。莫叹百花零落，东篱下、有奇杰。